

歷史與空間

■ 張桂輝

白鹿洞書院訪古

白鹿洞書院，與應天書院、嶺麓書院、嵩陽書院，合稱「中國四大書院」。

三十多年前，我在廬山工作期間，曾經幾次踏訪過白鹿洞書院。前不久，藉回廬山探親之機，乘坐小姨夫裴來毅的私家車，再次走進這座千古書院。不像以往，這次純屬個人行為，隨心所欲，訪古尋幽。慢品細看一番，有了些新認知、新感悟，書院深深，古韻悠悠——名稱，古人創意；建築，古樸端莊；遺蹟，古風猶存。

白鹿洞書院，地處江西北部、廬山五老峰南麓，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國家一級自然保護區、廬山世界文化景觀之一。古往今來，尊享天下書院「第一」等殊榮。這天上午，我們從九江市區出發，經由瀟溪區威家鎮，向星子方向前行，在星廬瓷土礦32km處，右拐進入一條寬約4米的柏油路，行進1個多公里，就到達書院停車場。

白鹿洞，原本既沒有鹿，也沒有洞。因其四面環山，俯視如「洞」：東面大排嶺，海拔384米；南面排山嶺，海拔252.6米；西北漢陽峰，海拔1,473.8米；北面五老峰，海拔1,358米。白鹿洞之名，由來逾千年。據北宋著名詩人陳舜俞《廬山紀略》等史志記載，唐代貞元中年（785—805），河南洛陽人李渤兄弟在此隱居讀書。李渤養了一隻白鹿，十分馴服，終日相伴左右不說，還能替主人傳信購物。年復一年，名聲在外，人們便稱其為「白鹿先生」。長慶元年（821），李渤由虔州刺史調任江州刺史後，故地重遊，念念不忘當年苦讀的情景，遂在白鹿洞廣植花木，增設台榭、宅舍、書院，使之成為一處名勝，四鄉文人，往來不絕。到了唐代，曾在星子顏家山寄居的顏真卿後裔顏翊，率子弟30餘人，前往白鹿洞治學授經。南唐升元四年（940），李氏朝廷在白鹿洞建立學館，並命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，號稱「廬山國學」。

朝代有更替，興學無削減。北宋初，江洲鄉賢明起等，在白鹿洞辦起書院，頗具創意的「白鹿洞書院」，由此而定名。及至北宋末年，書院毀於兵火。南宋淳熙六年（1179），朱熹出任南康太守，重修院內建築，延請名師，充實圖書；親任洞主，親臨講學。且奏請賜額及御書，書院名

聲因之大振，一度與國子監齊名。歲月坎坷，風雨無情。後代書院又幾經興廢，現存建築多是清道光年間修建的。

白鹿洞之名，流傳數百年。可是，直到明朝，仍然有名無洞。嘉靖九年（1530），南康知府王濬，決定祭山開洞，並撰有《新辟石洞后土文》。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，南康知府何岩在《石鹿記》中寫道：「自唐以來，白鹿洞名天下矣！然歷世既遠，則鹿弗存，而洞亦圯」，「是誠有名而無實也」，遂命工匠琢石置置洞中。白鹿洞這才名副其實起來——既有名，又有洞，還有鹿。二三十年前，我就見過那隻石鹿。這次來書院，就像探訪老朋友一樣，急切切繞到朱子祠後面，但見那個高4米、寬4.15米、深6.35米，花崗岩砌成的卷拱形石洞，依然放我，洞中那隻石鹿，舊貌未改，靜靜安臥在洞中央。

因為避開節假日，書院遊客不多。我們隨心所欲，忽前忽後，邊走邊看，盡情領略建築群的古樸與端莊。白鹿洞書院，佔地面積近3,000畝，建築面積3,800平方米。主要有：櫺星門、泮池、禮聖門、禮聖殿、朱子祠、白鹿洞、御書閣等。它們名稱不盡一致，特色基本相同——極具古代書院的特徵。這些建築，各自為陣也好，相依為鄰也罷，都與周圍環境，遙相呼應，融為一體。我們走過石鋪林蔭小道，最先來到書院櫺星門前。櫺星門，是中國的傳統古建築名，古代傳說櫺星為天上文星。因而，孔廟、十三陵等都建有櫺星門。白鹿洞櫺星門，寓意這裡是為國家培養人才的地方。始建於明成化二年（1466），南康知府何浚所建。三十二年後，明弘治十一年（1498），南康知府蘇葵重建。當時，皆為木質結構。之後，南康知府周祖堯，改為花崗岩石構建築，牌坊式，六柱五間，二層石樓連接。它是白鹿洞現存最古老的建築之一。日近午時，陽光透過樹葉，灑在這位「老壽星」身上，我連拍了幾張照片，可惜全都是「花」的。

通過櫺星門，來到了泮池。泮池通常都呈半圓形，這裡原來的泮池也不例外。1980年，書院維修時，不知為什麼，改成長方形。泮池內曾經種有荷蓮，寓意「出淤泥而不染」。池上建有一座小石橋，亦即「狀元橋」。舊時學宮裡，都有個



白鹿洞書院被稱為「中國四大書院」之一。網上圖片

泮池。如同兄弟姐妹一樣，外表長相大同小異，內在素質千差萬別。白鹿洞書院的泮池，名稱與其他地方並無二致，但卻更具靈性——當年，它曾經映照過理學大師朱熹的身影。站在池邊，我心在想：800多年過去了，泮池裡的荷花早已「香消玉殞」，書院中的先賢彷彿「音容猶存」……

我們邊走邊看，邊看邊想。但見從禮聖門至禮聖殿之間有個花園，面積不算大，種類卻不少。種有梅、柏、桂、月季、梔子、白玉蘭、紫玉蘭等名貴花草樹木。一年四季，花香撲鼻，不單增添了幾分雅趣，而且折射出對聖賢的崇敬。我妻子是廬山的「原住民」。當年在廬山中學讀書時，曾集體到過白鹿洞，並在貫道溪中戲水、拍照。白鹿洞書院內外，碑文數量之多，所涉內容之廣，書法藝術之精，在全國除保藏碑文為主的文物單位外，當是不多見的。這些碑文和周邊摩崖石刻，是歷代文人抒情詠志留下的墨蹟，為書院增添了絲絲縷縷的人文氣息。它們是白鹿洞書院濃縮的「史書」，真實記錄了書院的大事與興衰；於無聲處，充實了書院的文明內涵，訴說着書院的歷史演進，具有可貴的研究價值。新中國成立以來，白鹿洞書院經過多次維修整理。現已形成集文物管理、教學、學術研究、旅遊接待、園林建設「五位一體」的管理體制。從而，以它獨有的歷史文化特色，吸引了絡繹不絕的海內外遊客。告別白鹿洞書院時，我忽然生成一個判斷：古人，不但好讀書，而且善擇地。這不，千百年過去了，這裡不單樓台亭閣繚繞着悠悠古韻，就連花草樹木都裹挾着縷縷古風。現今城市，街頭車水馬龍，社區人聲鼎沸，難覓一席安靜之地。相比之下，這裡既是一個獨具特色的旅遊景點，更是一處不可多得的讀書寶地。「長恨春歸無覓處，不知轉入此中來。」我想套用白居易這兩句詩，作為本文的結尾：常怨讀書無靜處，不知遁入此間來。

書若蜉蝣

■ 葉輝

且說《向日葵》系列

話說《向日葵》系列乃梵高最具代表性的作品，可說是梵高藝術人生承上啟下的轉折創作；英國評論家羅渣·費萊（Roger Fry）有此說法：「他用全部精力追求一件世界上最簡單、最普遍的東西，這就是太陽。」在他看來，向日葵象徵一種激情以及生命的永存。

根據美術界的研究結果，一般認為梵高總共創作11幅《向日葵》，按照創作地及時間可分為兩部分，其中4幅繪於巴黎，另外7幅繪於阿爾勒，在此生活一年多，一生最燦爛的20多幅作品俱誕生於此。

就在1886年2月，梵高初次到訪巴黎，其時他與提奧一起住在蒙馬特區，從而接觸到其他印象派畫家，如畢沙羅（Camille Pissarro）、愛彌爾·伯納德（Émile Bernard）及圖盧茲-勞特累克（Toulouse-Lautrec）等，並有幸與他們一起作畫。

1887年8至9月，當秋天來時，蒙馬特的花園照例開滿行將凋謝的向日葵，對渴望鮮明色彩的梵高來說，向日葵既代表陽光，亦象徵愛情，他以向日葵表達心中的自我祝願，採摘一些回到畫室，創作於巴黎階段的四幅被剪下的向日葵（一幅四朵，三幅兩朵），用色偏暗。

及至1887年11月，當時正展出梵高的畫作，但畫展一敗塗地，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高更（Paul Gauguin）發現《向日葵》畫作中，充滿荷蘭風格又具有印象派風格，畫風獨特；長期以來，梵高非常崇拜高更，得到他的認可當然欣喜若狂。

他1888年在黃房子繪畫12幅向日葵，給友人信中寫道：「我想為牆壁搞點裝飾，只用向日葵。我每天從日出開始工作，因為那些花會很快凋零，哪怕中間有一朵都很麻煩」；他敵不過多變的季節，在1888年8月，他僅完成四幅向日葵畫；又過了半年，在1889年1月，又完成三幅向日葵，卻沒有前四幅色彩那麼鮮艷。

1888年2月，梵高來到阿爾勒，住在卡萊爾咖啡館，5月，租下拉馬丁廣場上2號的黃房子；10月23日，高更前來與他同住，志同道合的情誼卻因創作理念的不合開始變質；12月23日，梵高因失望與自責，將所有的錯誤包攬，繼而割下一小塊耳朵；高更返巴黎隨後不再與他相見，之後梵高曾多次想跟高更和好，他被認為患精神病，被關進醫院；翌年1月底，他出院回到黃房子；因弟弟忘記給他寄房租費用，1月底被警察帶走；那是他在阿爾勒創作向日葵時所發生的經歷，可發現他的生活發生很大轉折，而在此一期間向日葵就像他的自我折射，由前四幅的陽光到後三幅，俱蒙上一層灰塵。

研究梵高最有價值的資源就是他給提奧的信，以他詳盡及精確的描述習慣，描述此次創作的三幅畫：信「我畫了三次，第一次，三朵大向日葵在一個綠花瓶，明亮的背景，第二次，三朵，一朵枯萎並掉葉子，另一朵是蓓蕾，背景是品藍，最後一幅是明亮的，我希望開始創作第四幅。那第四幅有14朵花，黃色背景。」

詩詞偶拾

■ 俞慧軍

延安

虜施、高奴、延州
我從延安的古稱謂裡走來
寶塔山、清凉山、鳳凰山
我從延安的懷抱中走來
帝都的靈氣
孕育了延河、汾川河の後裔
三秦鎖鑰的天機
融入吳起、蒙恬的文韜武略
五路襟喉的金戈鐵馬
書寫中國革命勝利的史詩
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
從志丹縣到子長縣
軒轅黃帝子孫的英魂
幻化為古城一群群啼血的杜鵑
這是一片神聖的土地
朝聖的人們在秦國的燈光裡
聆聽新中國搖籃的宏音
在楊家嶺銀杏果的飄香裡
仰望山城綠色家園的靚麗英姿
延安
一座光榮而幸福的城市
共和國綿延血脈的淵源

浮城誌

■ 星池

追趕

天剛破曉，他出門後搭乘升降機，略為抬頭看一看顯示到達樓層數字的屏幕，隨即心急地瞧一瞧手錶上轉動的秒針。升降機甫開門，他立即奪門而出，並迅速打開大堂閘門衝出去，大步流星。他再瞥一瞥手錶，然後加快步伐，正在努力追趕時間。回到公司，他專心致志地處理文件，不忘時常瞄一瞄牆上的掛鐘，確定能掌握指針現時的位置。不知不覺，艷陽已高照，他決定出外用膳。無論是等候升降機、在摩肩接踵的街道上行走、等待侍應生端上食物及進食，他也不時看看手錶，好像怕要跑輸給時間，顯得很急躁。因此，他在用餐之後立即疾步返回公司。

明月如畫，他無暇仰望夜空，正穿梭於人群之中，快步走入港鐵車站。大堂如常地非常擠擁，因此眾人只可緩緩前行，他看看手錶，一臉心急如焚。終於，他到達月台，本欲佇立幕門前候車，卻感到異常疲倦，不由得要在長椅坐下稍為歇息。他工作了一整天，現正打算回家，其實家中根本沒事需要忙，可

是他習慣了追趕時間。列車尚未到站，他再望手錶，竟瞥見錶上的分針急速移動，恍若半分鐘已過了一小時，他被嚇得大驚失色，深怕難以追得上極快流逝的分秒。他隨即眨動眼睛，聚精會神再看錶面，當他瞧見三指針皆運作正常，不禁鬆了一口氣，剛才只是累得頭昏眼花吧！此時，列車恰巧到站，他立即衝上車廂，沒原因地趕着回家。

歲月飛逝，他頭上的銀絲愈來愈多，兩腳亦不及當年那麼靈活，外貌比同年齡的人士更顯得蒼老，可是他仍然活在與時間競賽的日子，沒有一刻想過減慢節奏。他依舊頻繁地看手錶，注視指針的轉動，抓緊眼前的每分每秒，不過，盲目的他不曾思考何以要這樣生活，只願一直追趕趕。最後，有一天他終於要停下來，但並非享受假期，他已無法走進陽光的懷抱，躺在醫院病床上，正式宣告必須結束追趕時間的生活，不再為此而焦急，得到永遠的安息。此時，他戴著的手錶仍在運作，指針在移動，時間在默然流動。

遊蹤

這次閩東之遊原本的一個項目是去霞浦楊家溪漂流，只因受「天鵲」颱風外圍影響，又是風又是雨的，就臨時改變了行程，說是改去同一溪流的另外一段九鯉溪漂流了。這段數公里長的溪流相對要舒緩些，又是平穩的竹筏而非皮筏，適合我們這個近乎老年團的實際情況吧。作為跟團的旅遊者，一踏上旅途，整個人就交付了出去，隨了大流，是無可置喙的，再說，旅遊部門出於安全考慮總歸是對的。

車近九鯉溪，但見青山如圍屏，洄流若抖帛，在斷續風吹斷續雨的氛圍裡，甚是清新愜意。甫下車便見有當地村民兜售雨衣者，這是此種天氣漂流應當備有的，打傘防得了雨，可防不了風，反而會助長風的肆虐，把人也颯倒了呢，豈不增加危險因素？再者，穿了雨衣，漂流時有浪花打來也可抵擋一二。有經驗的老遊客都是這麼認為的，兜售雨衣者也以此理由勸說我們做成其生意。

在天氣的威壓和兜售者們的遊說下於是半數人買了雨衣，我也不例外。但一俟將雨衣穿上身，再按規矩穿了必須穿的鎧甲樣的救生衣，頓時覺得鼓鼓囊囊的好生悶氣，須知，茲時畢

試筆

最初草草讀文時，我以為《岳陽樓記》是篇借景抒情的文章，而憂就是憂愁的意思。讀至退亦憂進亦憂，我心想這人看個風景怎麼憂這麼多事？而後讀了梁衡先生的《〈岳陽樓記〉是怎樣寫成的》，對《岳陽樓記》和范仲淹有了新的認識。

「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。」放眼望去，范仲淹一生大抵分為兩個部分，一是憂，二是為憂奔波。一件件具體事件在梁衡先生的文章裡已經盡數講清，讀完范仲淹的一輩子，你會發現：每當「憂」字一起，勇敢和堅定定會隨之滔天而來。

多少次都是如此，比如說宋夏打仗的時候，十天他就能讓一座城池立地而起，他能忍着痛惜讓自己的兒子偷襲敵方的戰略要地。比如那次他親率幾萬民工修海堤，他能將對於未知大海強大的恐懼排開在外，能經得起漫長時間的煎熬。

大部分人原本都是有「憂」的，也憂國，也憂民。可然後呢？想想一己之力太過渺小退縮了，想想可能惹天子丟了性命又退縮了。可范仲淹：他一人心中有千軍萬馬。

他的憂後面藏着的，是一張巨大而精細的圖紙，裡面清清楚楚地寫着理性思考過的每一步，要如何上報，如何整治，後果可能是如何……圖紙上站着他的千軍萬馬，他們個個整裝待發，敲起漫天戰鼓，他們大聲吶喊着：「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！」力量之大足以支撐范仲淹在天子面前扔掉恭維和虛偽。

竟是處暑節令哪，氣溫在三十度上下，人真的是活受罪。四顧之，那些與我一樣穿了雨衣的遊伴都額際冒汗，大口喘氣，一副難受的模樣；另外半數沒有穿雨衣者顯見輕鬆得多，並有些僥倖的感覺。我抬頭看看天空，天空的雲漸次在移開，還射出了些許的陽光，——唉，這老天，夠作弄人的，早知風收雨停，何必去買這檔子雨衣呢？其實於我而言是有過這般經歷的，兩年前遊九寨溝，也是初秋時節，孩兒臉的天氣，進溝時雨一撥一撥飄來，不由得不買雨衣，然而當雨衣裹身，雨竟是不見了蹤影，老半天的遊程，竟然不見一滴雨下來，待傍晚時出溝，我把身上的雨衣剝下，狠狠扔進了垃圾箱。

上竹筏，坐上竹椅，開始漂流。那竹筏恰半浮沒於水中，得抬起點腳才不致浸濕。一位老艄公手執長竹篙開始撐篙划筏，竹筏吞吐着澗水，「嗖嗖嗖」向縱深處漂流而去。我身上悶氣熨熱，但看到竹筏旁嘩嘩的清水和兩岸連翩的蒼翠，心中覺着清涼了些。參差傍行的幾條竹筏上的遊伴紛紛給我們照相，我下意識向他們招手致謝，卻是有意識舉首望了望天際，希

范文正公的「憂」與「樂」

■ 朱嘉儀

北京四中初二（七）班

伴君如伴虎，真話換來的當然不一定是真回報。范仲淹幾番入京，幾番又被逐出，他跪在皇上面前時憂着他的「君」和天下百姓，被逐至遙遠江湖盡頭亦是如此。每一次他逆水行舟喊出真話後，大多換來的都是漠然和離開。

我想像着這個人的模樣。年輕時他第一次被逐：他心中有不甘，滿腔熱血沸騰，他一定要回來，完成他的使命。真朋友和假朋友將他送到城門口，給他端上一碗美酒，他看着身後的站滿的百姓與朋友們，略有惋惜地一笑，揚塵而去。第二次中年的他又又被逐出這裡：他已有了幾番小事業，他回首看看皇都，皺皺眉頭，心想天子被蒙蔽了雙眼。走到城門口，幾位朋友已在等候，少了些人，有些已飛黃騰達，有些則和他一樣離開了。他走出城門，幾位朋友送出送行的話，他略帶欣慰地一笑，轉身離去。最後一次離開，他已至暮年：時光從來殘酷，三出青城誓已如絲，回看身後市井，想起少時每一日與舊友策馬同遊，眼前物是人非，神情一時恍惚。他一路走到城門，沒有一人前來送行。最後遲遲追來一位，他端起一杯清寒淡酒，可是細雪已覆上眉目，清寒已入骨。他望向身後：今日城內遊人頗多，可無一人送行，看看眼前，天地廣大，可無一路可走。

驀然回首，竟是兩手空然！昔日舊友身在何方？吾誰與歸？他站在空蕩蕩的城門口，起來的唯有曾經的風，吹起的卻已不是青絲；無奈苦笑一聲，心中百滋滋味。半晌，默默離開。

你會問范仲淹難道沒有樂嗎？當然有，後天

望風兒早些兒駕到，雲朵快些兒飄來，雨兒及時下來，緩解熨熱是其一，讓我身上的雨衣派上用場是其二，或者說，後者才是更主要的，再一想，這個念頭雖真切，卻不免可笑，與世人譏諷的「戴手錶的喊口號，鑲金牙的咧嘴笑，穿皮鞋的走硬道」，豈不一個腔調？我此時是什麼呢？是「穿雨衣的求雨飄」哩。想着不覺莞爾。

這會兒，九鯉溪前後參差有十幾條竹筏在漂流，一點點橙色救生衣映襯在青山綠水間，充滿了詩情畫意；滑溜溜的竹篙打水聲、脆潺潺的澗水剝石聲與漂流人的笑語喧聲交相奏鳴，匯成一支人和自然的交響樂。我的心境一下開朗，進入忘我境界。不知不覺中流程過半，水陡地變得湍急起來，原來溪流隨着山勢地形的變異而高歌猛進。水撞擊着竹筏，撞擊出了迸發的浪花，浪花逕自朝漂流者身上打來，一簇過後又是一簇。一簇浪花一片雞毛，不知是歡愉還是驚恐，反正每人都濕身，無一豁免。到得漂流結束，穿雨衣者剝去雨衣基本毫髮無損，不由得領手稱幸，——哈，到底雨衣沒有白買啊！

下之樂而樂而已。每一次他又救濟了一方百姓，他又治理了一場災難，他又平息了一次叛亂，那時笑容定會在他臉上浮現。哪怕孤苦，哪怕艱辛，哪怕孤單一人……

五十七歲的某一天，顛沛流離了三十一年的范仲淹忽然收到一封好友滕子京寄來的信。信裡夾着一幅畫，畫着重修後嶄新的岳陽樓，它來自遠方的岳陽。好友附信請他幫忙寫一篇記，還寫道：「落甚成！待痛飲一場，憑欄數動十聲而已。」

暮年的范仲淹微微仰起頭，他可能想到了好友獨登高樓，望着湖光山色痛哭的模樣。思緒飄飛，輾轉至京城，他又想到了昔年自己晝夜苦讀，考取進士，也曾為了某事落淚……

他睜起眼睛，窗外明亮的陽光映得那幅畫中的岳陽樓熠熠生輝。范仲淹撈起蒼老的身體，昔年淚痕早已風乾隨風散去。

他帶笑提筆，墨跡點燃了白紙，奪目光芒自那368字裡閃爍。文字間的他從不曾老去！就如同這篇《岳陽樓記》一樣。他跨越時光和距離登上岳陽樓，只見眼前洞庭湖景變幻若夢，一時陰沉淫雨霏霏，一時明亮一碧萬頃。風雪晴雨，雲卷雲舒，他都安靜地站在那裡，他說：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」他目光含笑，彷彿看透了蒼茫人世間。

二十三年後大火吞沒了岳陽樓，人們又重修了很多次岳陽樓……可大火永遠吞不沒隱不去的，是范仲淹《岳陽樓記》中的那片「憂」與「樂」。